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张 闳 / 著

声音的诗学

现代汉诗抒情艺术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张 闳 / 著

声音的诗学

现代汉诗抒情艺术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音的诗学：现代汉诗抒情艺术研究/张闾著.—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5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

ISBN 978-7-5458-1267-1

I. ①声… II. ①张… III. ①新诗-抒情性-诗歌研
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756 号

声音的诗学

著 者 张 闾

责任编辑 杨柏伟 邢 侠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www.shsd.com.co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267-1/I.353

定 价 35.00 元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张 生

编 委：崔 铭 邓 军 刘 强 孙宜学 汤惟杰 应宇力

张 闳 张 念 张屏瑾 周 茜 朱大可 朱静宇

祝宇红 朱崇志 王鸿生 万 燕 王晓渔

执 行：李 骏

《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总序

同济大学中文系创立于 1946 年。时名为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同期建立的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共同组成文学院，是为上海国立大学中第一个文学院。先后在此任教的有郭绍虞、穆木天、牟润孙、潘伯鹰、蒋大沂、张长弓、王善业、蒋天格、徐中玉、曹融南等先生，可谓大师云集。1949 年 8 月，同济中文系奉新政府之命停办，师生遂并入同城的复旦中文系。直至 2003 年同济中文系方得以恢复。因有前贤筚路蓝缕，薪火相继，得以再聚俊彦，故数十年即在沪上乃至全国再现昔年峥嵘之态。迨至今年，即 2016 年，同济中文系已建系七十周年，复建也十载有余。为此，同济中文系同仁特编辑“同济·汉语文学丛书”，择期陆续出版，既宣己志，亦求友声。

而此套丛书初名“同济中文系学术丛书”，原拟循兄弟院校中文系的成例，以在同济中文系任教的教师的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主。但在我与人文学院院长孙周兴教授商议时，他力主扩大该丛书的编辑框架，以“同济·汉语文学”总括其名，以从同济百多年来对汉语文学的贡献为题系统梳理和编辑丛书，而不必囿于同济中文系的狭小范围，并且，他进一步提议，这套丛书不仅可收录大家的学术研究著作，亦可收入教师们的文学创作作品，故以“汉语文学”而非“汉语文学研究”为名。对此建议我深以为然，因为若从“汉语文学”的角度考察，同济自 1907 年建校以来，师生们为现代汉语文学的研究和创作作出的贡献与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比起来，虽不至于高山仰止，但也不遑多让。尤其是在汉语文学的创作上，人才辈出，

不绝于缕。从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诗人宗白华，二十年代的诗人殷夫，三十年代的诗人冯至、戏剧家杨晦，四十年代的戏剧家陈铨，诗人廖青主、穆木天，五十年代的小说家杨益言等，新世纪以来又有小说家马原等加入，皆可为一时之选。所谓“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这套丛书自也应当将其人其作选辑列入。

是为序。

张生

2015年4月27日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2016年3月16日改于五角场

目 录

上篇 抒情的荒年

北岛，或一代人的“成长小说”

- 3 第一部 北岛的学习年代
 - 3 广场声学练习
 - 5 啼哭与吼叫
 - 12 哈姆莱特或“父子对抗”游戏
 - 16 向石头学习
 - 22 幸存者及其神话
- 27 第二部 北岛的漫游年代
 - 27 自我的迷失
 - 31 在路上
 - 36 “道”与“行”
 - 42 “一个潜入字典的外来语”

舒婷：世纪末的诗歌“口香糖”

- 47 一、朦胧家族的“独生女”

- 49 二、朦胧修辞
- 52 三、软性话语
- 56 四、撒娇美学
- 59 五、道德策略
- 61 六、诗歌“口香糖”

介入的诗歌：20 世纪 90 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

- 63 1. 一段问题史
- 68 2. 1989：终结与开始
- 74 3. 90 年代的诗歌的“介入性”

贫乏时代的抒情诗人

- 84 多多：孤独骑士的精神剑术
- 87 胡宽：致命的呼吸
- 94 钟鸣：“旁观者”清
- 97 欧阳江河：虚构的立场
- 100 小海：像河流一样抒情
- 109 宋琳：丽娃河畔的纳喀索斯
- 123 萧开愚：简朴的力量
- 128 蓝蓝：无奈叹息的美妙
- 130 王乙宴：雨中的欲望与梦想
- 133 轩辕轼轲：误解的病毒与讽喻的诗

昏暗的诗歌

- 136 抒情的荒年
- 142 诗歌为什么暗淡无光?
- 145 当代诗歌的“外省精神”
- 148 《年代诗丛》与诗选的“尺度”
- 150 数码时代的诗歌风暴
- 151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江湖

淡蓝色的药片，或生与死

- 154 诗神与死神的对话
- 155 泰山与鸿毛
- 157 恺撒的权柄
- 158 淡蓝色的药片
- 161 “寄生虫”如是说

下篇 沉默与倾听

听与说：汉语文学言说的问题史

- 166 圣的没落
- 169 道的空虚
- 173 听的误差
- 176 言的窘迫
- 180 记忆的缺失

185 自我意识的练习簿

《野草》：沉默的声音

191 从“呐喊”到“自言自语”

192 “声音”·自我意识·权力

196 “声音”的诗学

200 “声音”中的恐惧

204 “无声”的焦虑

208 沉默与言说的窘迫

213 生命力的声音

218 附：释《秋夜》

现代国家的声音神话及其没落

223 无线电广播：现代国家的声音发生器

225 电台播音员：声音神学的样板

227 便携式收录机：声音的自主装置

229 流行音乐：声音的变乱

230 声音中的西方想象

空心的音乐

234 卡拉 OK：空心的音乐

236 李春波：流行歌曲中的戏谑与反讽

241 崔健 VS 林志炫：两代人的“花房姑娘”

- 242 愤青的“花房姑娘”
- 243 小资的“花房姑娘”
- 245 王菲：“酷时代”的塞壬
- 247 刀郎：均质的“膨化”声音
- 250 周杰伦：流行天王变形记
- 252 龚琳娜：你真的不懂“神曲”

意识形态诗学批评

- 255 洞见与盲视
- 258 文本的解放

上篇 抒情的荒年

北岛，或一代人的“成长小说”

第一部 北岛的学习年代

广场声学练习

首先，让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1949年10月。北京。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声音）……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录音技术尚较原始，这声音听起来显得扁平、尖利，还带着明显的颤抖。在每一停顿之处，我们还可以听出有一段较长的余音：这是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所形成的回声。

天安门城楼，众所周知，曾是一个古老帝国的皇宫的主要门楼之一，它显示着君主权力的神秘和威严。而天安门广场，同样，它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如近代城市中作为自由贸易之集市的或市民狂欢庆典之场所的）那种广场。天安门广场有其特有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是广大的，可以容纳数以百万计的人群聚集和鱼贯而过。它甚至让人感到能够容纳整个民族乃至全人类。然而，它似乎又是窄小的，窄小到哪怕是单独一人也会感到难以穿行。它的空旷带给人的是晕眩和恐惧，正与逼仄和窒息相同。

从声学角度看，城楼和广场的集合，巧妙地构成了一部完善的音响设备，它能产生最佳的音响效果。城楼上的声音经由这个世界上空旷、最阔大的场地的共鸣和放大，传向它的国度的四

面八方，传到每一个角落。当然，只有据有最高权力的人，才是“城楼上的声音”的声源，而这个国度的每一个子民，都将自己的心房变成一个缩微的广场，一个小小的音箱。城楼上的每一次发声，都将在这千千万万的“小广场”上造成强烈不等的振荡和回响。

与高耸的城楼相比，平坦宽阔的广场似乎显得更温和、更富于平民气息一些。的确，在历史上（从五四时期起），这里总是民主之声的发源地。但是，一旦“城楼上的声音”被确立为唯一的声源，“广场”便常常只能起一种共鸣音箱的作用。“广场上的声音”构成了与“城楼上的声音”的应答关系，正如民众之于君主一样：如果不是崇拜的欢呼，那一定是反叛的战叫。同样都是应答：附和的或反诘的；喜剧性或悲剧性的。在这样一种应答关系中，声源与回声构成了声音系统的等级秩序，前者是后者的最高形态。因而，可以说，几乎任何一次的广场上的言说活动，都可看作是为了登上城楼一试喉咙而作的实地演习。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站在城楼上的发言者，通常被认为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个人以他自己的诗歌写作活动，赋予汉语诗歌以前所未有的最高的荣耀和威力。他是诗美与权力完美结合的典范。他达到了历代中国君主从未达到的诗意的境界，也达到了历代中国诗人从未达到的权力的巅峰。他站在城楼上的发言，这本身似乎就是在朗诵自己的权力的诗篇。这种朗诵——它的威力、它的诗意、它的声音效果，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的。这，对于任何一位汉语诗人来说，该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诱惑啊！当代中国的每一位诗人是否也曾心底里演练过这种朗诵呢？马尔罗曾经说过：“诗人总是被一个声音所困扰，他的一切诗句必须与这个声音协调。”生长在权力的阴影之下的新一代中国诗人，在他们个人的学艺阶段所能听到的最强的（差不多也是唯一的）“声音”，就是那“城楼上的声音”，并且，

他们也只有模仿这个声音，模仿它的音调和音强，才能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

这一说法并非臆断。诗人们确实如此尝试过至少一次。1976年春天，当大批的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抗议“四人帮”的活动时，许多诗人也到了这里，或者，广场上的激情差不多将每一个聚到这里的人都变成了诗人。人们不是来开诗歌朗诵会的，但事实上，这一次却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诗歌朗诵会。诗与广场结合在一起，二者相得益彰。诗使广场隐喻化，赋予它美感（尽管这种美感总是与恐怖感相伴随）；广场则给诗的声音以最佳的音响效果，赋予诗以巨大的魅惑力和震撼力，甚至使诗的声音达到了与城楼上的权力的声音相抗衡的声学效果。

正是在这种“广场诗歌朗诵会”上，我们初次听到了诗人北岛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声音。

啼哭与吼叫

当一位诗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诵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一个婴孩呱呱坠地。这好像是一个“伯利恒的故事”。希律王知道这个时候诞生的婴孩对于他将会意味着什么吗？婴孩的啼哭声应和着那位父辈诗人的声音，仿佛在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感应。没有人知道新生的婴孩在当时是否也听见了那个“城楼上的声音”。但是，那个声音的余响却长久地伴随着婴孩的成长。那位诗人将成为新生儿精神上的父亲。

几十年之后，婴孩长大成人，成为新一代的诗人。但是，在自己的精神父亲面前，这些子辈诗人总脱不了孩子气。

我猛地喊了一声：

“你好，百——花——山——”

“你好，孩——子——”

回声来自遥远的瀑涧。

(《你好，百花山》)

这是北岛的诗歌在处理声音效果方面的初次尝试。他把来自大自然的回声想象为长辈的应答和嘉许。这种想象是孩子气的。孩子对于回声现象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他们总是流连于山谷、峭壁或公园里的回音壁等能形成回音的地方，充满惊喜地一遍又一遍地喊叫，并悉心倾听自己声音的回声。从儿童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儿童的“自我意识”生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镜像阶段”(Mirror-stage)。但是，如果只是如此这般地迷恋于大自然所映出的“自我”的影像的话，那么，北岛就变成顾城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北岛这里，大自然并没有与“主体”完全同一化，相反，它异化为一个“他者”的声音，更为奇妙地是，这个“他者”一个“父辈”。北岛的兴趣并不在山水之间，而是在“父辈”的视界中。这样，他必将带着孩子般的寻求回声的动机，来到父辈的广场上。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白日梦》)

放置这样一些“搬家家”的小玩意儿，在顾城看来似乎只需要一幢小木屋便绰绰有余了。而北岛却要求得到一个广场。他的“家